

南漂女人

文 / 徐建英

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小说优秀奖

除留鸟和候鸟外，还有一些短距离迁徙活动的鸟类，它们因气候或者索饵需要而进行不同生境的移动。

——漂鸟

—

我经常做一个相同的梦。梦里有了一幅画，画里各式风格的住宅群，住宅区旁边，是一幢幢红墙黛瓦的教学楼，孩子们在学校里自由行走，我在住宅区出入自如。

跟我说这话的女人叫单文芳，与我一样，喝着长江水长大，同是多年漂在深圳的女人。

我第一次见到单文芳，是在福永镇光和批发部门口。

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光和批发部打货，刚锁好电瓶车，一抬头，就看见一个浅灰色的人影骑一辆黑色的男式电瓶车，急匆匆地往我这边窜。车上的人短发迎风竖在额前，车一停下，头发瞬间如一堆散去勒头的茅草东倒西歪地塌在额上，要不是她浅灰色的针织衫同样迎风，胸前若隐若现的曲线暴露出她的女性特征，我定不会注意上这个小“男人”。因为进日杂货，是个力气活。择货、挑样、打堆，每一样都得肩扛手提，所以去光和批发部打日杂的，多数是男人。除非特殊情况，女人才会出动。比如我——因为房屋装修，立新返回咸宁老家了。

或许觉察到我瞅她，又或者因为同是女性，她向我伸出手打招呼：“翠

岗生活超市，单文芳。”出于礼貌，我回应了她：“福康连锁便利店，顾丽。”

打货的时候，单文芳一直不远不近地挨着我，遇到新品种，她会转头问我：

“哎，姐，这一类的地拖看起来很不错哟，家庭主妇应该喜欢的，应该好卖吧？”

“哎，姐，这种款式的笔记本不错哟，你进了没有？好出不？”

论相貌估年龄，我并不见得比她大，她一口一句的姐呀姐的，无形之中说大了我的年龄，我的脸色立时寒下来。也许是感觉到我对她的冷淡，她有些难为情地跟在后面：“姐，我就怕自己上的货滞销，造成资金积压。你开的是连锁店，我一瞧你的模样，就是把生意好手，所以嘛……就想请教你喽。”

我的脸色才逐渐缓和。

一问一答中，慢慢熟了，交流也逐渐融洽起来。

我们俩有很多的共同处——同是十几年前白手来深圳的湖北人；同在福永开二十四小时的生活超市，我们的店铺，相隔也不过两公里。还有一点最为重要，单文芳和我一样，不会打牌，不会跳舞，不爱逛街，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，闲的时候码些小字，只是单文芳比我出色，她是正儿八经的师范毕业生，平时码的小文经常在全国各地的杂志发表，换来一笔笔小稿费贴补家中的餐桌。而我呢，写的小东西大多锁在自己博客敝帚自珍。

单文芳的店铺在翠岗的一个高档小区门口，“七”字形的店面，卡着一东一西两条道口。我去拜访她的时候，单文芳不在店里，收银台前站着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，他说：“妈妈出去送货了。”

哦，我忘记了说，我们这类二十四小时的生活超市，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，一般情况，三十元起送，生意稍好的店铺，会专门配一个送货小弟，或者直接与美团饿了么等电商平台合作。我和单文芳的小超市，虽然生意都不错，但还是自己送货，因为我们都坚信，像我们这样的便利超市，顾客与店主之间的亲见之缘，黏合性会比快送小哥更好。这种颇具共性的经营理念，或许，也是我们惺惺相惜的原因之一吧！

我坐了十来分钟，才见单文芳一头大汗小跑着回来，她身上穿的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那件浅灰色的圆领衫。看到我，她高声笑着打招呼，

快速把手中的纸钞扔给收银台边的儿子，让他把销售录进收银机中，然后抹抹额上的汗，打开五联大冰箱的门，给我递了一听国产红牛。

“久等了吧？天很热，快喝口消消暑。”

不容我推辞，她帮我拉开了红牛铝盖上的拉环，又风一样旋去收银台，再转身，一支吸管塞在我的嘴边。

这是单文芳的老店。

她的老公柴胡在龙华街道另开了分店，带着小叔在打理。老店一直是单文芳在负责，远房亲戚家十九岁的男孩帮忙看夜班，她和婆婆守白天，送货、进货全是她，放假的时候，她十四岁的儿子会自告奋勇来帮忙。

说到儿子的时候，坐在店门口的单文芳精神劲来了。

她说儿子很勤快，放假就在店里帮忙，货物分拣、录条码、摆货上架、物类整理，一学就会；她说儿子喜欢读书，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班上的前十名；她说前年宝安区举办的少儿歌唱比赛，儿子获得了区里的少儿组二等奖……

我随口问：“万福中学读吧？”

单文芳的眼神黯淡下来。

“没进去！”

“为什么进不去？”

“开始的时候，因为证件不齐全。居住证，营业执照这些我都有，可女儿属二胎超生，缺了计划生育证和结扎证。为了凑齐这些证件，去年，我特意返回老家做了绝育。”她摊了摊手，抬头看我时，眼里尽是无奈。

“其实，我是不想做这个手术的，一想到绝育，我就起小时候村里的兽医们给崽猪崽鸡做阉割，那些被兽医踩在脚下的崽猪崽鸡，想想心里就发寒。”

我说：“既然证件都齐了，为什么还不能进万福中学？”

单文芳说：“我把证件送过去的时候，学校说，学位很紧张，不少本地生还在等名额！”

她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好在，儿子现在读的私立学校还不错，只是学费有点小贵，半学期就得一万多，还不包括生活费。嗨，钱是王八蛋，只要有利于孩子，舍上收入拼呗，只是以后的中考和高考麻烦了，我们这些

外省户籍的孩子在深圳择校难啊。”

“如果有房产在这，再弄个户口，会便利得多。”

在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其实是很没底气的。

我曾经一次又一次顶着烈日，徘徊在宝安的各大小楼盘前，被九千元一平方的房价吓倒，可是没多久，毛坯房涨到了两万。当我凑足首付，鼓足勇气走进销楼部时，房价每平方已经超过三万。在无数次的徘徊与纠结过后，我最终还是把东拉西扯凑足的首付，在老家全款买了一套商品房。

“我们也是这么打算的，所以才开分店啊！两家店，我和柴胡自己打货、送货，这样每个月省点省点，能省出几块地砖呢。”单文芳一扫刚才的阴霾，哈哈笑起来。

日子不紧不慢地过，我和单文芳不温不火地交往，因为有各自的生意，大多时候我们相聚都在进货、打货中进行。为了每件货能多出几毛钱的利润，我和单文芳会一人骑一部电瓶车，绕行大半个宝安城去对比各批发部之间的差价，到电瓶车没电了，我俩就在路边的快充站停下，等充电的间隙，就着某本共同看过的书，谈些各自的看法，东拉西扯一阵。

几毛的差价对于单文芳来说，是她常挂在嘴边多出来的地砖。而对于我，既能与一个志趣相同的人同行，又能在一趟差价里多收益几百元，我也是欢喜的。

在那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，如果你经常来往在宝安大道，你一定能见到两个长得还算漂亮的三十多岁女人，各骑一辆男式电瓶车，在国道的道牙边欢快驰行。

二

单文芳约我去福满楼喝早茶，是我们正式相识两年后的初夏。

或者因为刚下一场雨的原因，那天的云很白，福围路两旁的小叶榕格外清绿，重重叠叠的翠绿，似被抹上了一层釉。站在树下等我的单文芳，难得地穿一件玫红色的雪纺无袖裙，脚下经年不变的休闲鞋换成了白色的细高跟，刚刚留长的齐肩发才烫过，酒红色的小波纹梨花卷一层层向外微翻，配上桃红色的口红，二红相映，恰到好处地衬出她原本就白嫩的皮肤，眉毛新绣过，底色略显浓重，表层泛着一层油。更为罕见的，她的眼睛刷

了一层睫毛膏，眼睛因而变得大而明亮起来。

我给她略微算了算，这个平日里为了两百元差价都要拉着我转遍宝安城的女人，这身全新的装扮至少花了五趟的差价。

“你买双色球中五百万了？”我脱口而出。

我知道她常用买菜剩下的钱，煞费苦心的研究再研究之后，买几注双色球。

单文芳微笑不语，挥手招来服务员，点了一壶茉莉花茶，要了几碟点心，在我疑惑的目光中白了我一眼：“你就不能猜些靠谱事？”

“那，是你领了一大笔稿费？”

单文芳抿嘴在笑：“我也想啊，但……不是。你继续猜呗。”

这一次，轮到我摇头。

单文芳意味深长一笑，拿起我桌前的餐具，帮我用茶水涮了一遍，倒上茶，才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姐们，我昨天交首付啦！在深圳，咱也是有房产的新深圳人啦！”

“当真吗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单文芳的新房买在龙华利金城，为了这套房子，她把福永翠岗的老店转了。

“我留了龙华店，生意嘛，还得继续做，小日子也得继续，只有把老店转喽。”她呷了口茶，长长松了一口气。

这个结果，是我预料过的，但单文芳的购房时间提早了，这超出了我的预料。

虽然他们夫妻各开了一家二十四小时的生活超市，但他们还得养两个在私立学校读书的孩子。他们以前的日子我并不知晓，单文芳也极少对我提及。但在我认识她的这两年，就没有见她买过几件新衣服。她穿的内裤，大多是地摊上十元三条的那种。一年四季都是牛仔裤，长裤子磨坏了，她“咔嚓”一剪刀截成短裤夏天穿。衬衫旧得实在穿不出门了，成块的，被她剪成片儿当抹布擦货架；成条的，截成了碎条子做拖把。只有每次给孩子们交学费时，她那爽快的劲儿才会让人感觉这个女人忒豪气。

三

这个时期的我，确切地说，在近半年的时间里，我过得并不顺意。因为店铺。

我的店铺在福围广生路，房东是一对非常勤劳，也非常精明的潮州夫妇。当时签下店铺的时候，这个一百五十平方不到的店铺已空了将近半年。至于原因，我不想细说，早前认为那是别人的事。

我还是说说我的故事吧。

今年，是我签下合同的第二年，原本与房东协商好也是每两年一签，在同等条件下，我有续租优先权。当时也是冲着优先权这点才盘下这个铺面。但我忽略了前一任店主与房东之间，那些我道听旁说来的是非，我天真地把所有的传言就止在传言上，毫不犹豫地把这家位置看起来不错的店铺，作为一家人安身立命的聚宝盆，并狠狠地投了一大笔钱把店铺装修了。

夜幕的降临，我闪烁的招牌灯随同我的努力亮起，一点点地唤醒了这个沉睡的小区。在最初等着小区醒来的日子，除了交铺租、交水电、扣除工人工资，所剩余的利润，相当于我和立新去做普通工人的工资收入。

而便利超市的经营，不同于沃尔玛、华润万家之类的大型超市，它的生存根本，除了要物美价廉，还需要有一丝人情味掺杂其中，当做到常住居民每路过你的店门口，不进来买点什么，会感觉对店家有点过意不去，这生意才算是真正上路。

而我，刚刚往这个方向进入正轨，潮州夫妻向我提出：我的店铺不外租了，儿子自己要用。

虽然合同明确规定，同等的条件下我有续租优先权，但是潮州夫妻作为产权的拥有者，他们有权根据自身的需要而选择是否自用，或者继续外租。而我，却没有选择，无任何选择。而此时，我的投资成本刚收回，如果没有续租权，我和立新两年的付出是没有任何实质性收益的。至于精神上的收获，在生活不能完全保障的情况下，我不敢奢谈。

我在一次无意之中得知潮州夫妻儿子的真实信息——他在上海开了家酒吧，经营状态良好，暂时并没有返回深圳的打算。

通过朋友的牵线，我辗转联系上潮州夫妻的儿子吴生，这个年轻人明确表示，他虽然没有返回创业的打算，但父母的事他也不便插手，让我再

找他父母好好谈谈。

在与单文芳说这些的时候，我是带着哭腔的，一股幽愤溢胸腔而出。

单文芳说：“别跟他们拐弯抹角，直截了当找他们谈。”

我听从单文芳的主意，再次电话联系潮州夫妻，他们一看到我的电话就按断，换电话打，接通后还是那句：“这家店铺，我儿子要自用。”

我说：“我已联系过吴生。”电话那边沉默了，随后忙音。再打，电话已关机。

我再次向单文芳讨主意。

单文芳说：“两种可能：一、房东想向你索一笔巨额喝茶费（转让金）；二、涨租金，或者还有不便开口的麻烦。”

与单文芳聊过后，我的头绪清晰了很多。

第二天，我给潮州夫妻中的李姨发去了一条信息，把自己的状况与她说了，并请她有条件，可以向我直截了当地提。

李姨很快回了电话，她说房租要涨百分之二十，另外需要在我底层店铺中挪出十平方供她改建电梯。涨租金在我意料之中，但涨了租金，我还得挪出十平方，这意味着我的超市得重新装修了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

单文芳第二天打电话问我事情的进展，听我说完，她在牙缝里挤出一句：“无耻！”

纵算知道他们无耻，可在搬与不搬间权衡，搬的损失可能更大，而一时又上哪找店址搬呢？

电话那端，我听到了单文芳的哽咽。

四

我一直在为自己店铺的琐碎忙碌，每天沉浸在自己的不快乐中，当单文芳说：“顾丽，我可能要返回嘉鱼陪读了！”

我非常奇怪地问：“你不是在深圳买房了吗？”

“看房子时，地产商说好送户口，现在却说政策取消了买房送户口。但可以考虑帮忙找学位，不过需要时间等。”

“那等啊！”

“有些业主都等一年多了，儿子下半年就要进高中，再等下去，就要

耽搁儿子的功课，我想春节后就把他转回老家，让他参加老家今年的中考。”

“没有别的选择？”

单文芳沉默了。

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单文芳返回嘉鱼前，把自己新买的才住半年的房子用手指整整卡量了三遍。从门禁到客厅，到厨房，再到卧房，包括洗手间和阳台，她的右手伸开，从大拇指尖展开到中指尖起量，一卡接一卡继续着相同的动作，整整 157 个指卡。

单文芳说：“顾丽，量这 157 指卡的时候，我的手指是贴在冰凉的墙壁蠕动的，每一卡，每挪动一节手指，都是我在抚摸来深圳这十四年的日日夜夜……”

单文芳非常严肃地与老公柴胡谈了话，与柴胡订下了二十八条规章。

她说那次动笔，比任何一次写稿都难，从打腹稿到收笔，她整整写了三天，修改了两天，又发在我微信上，请我帮忙参考，看看哪处还有遗漏，最后才打印出来。那一长溜规章，我还没有看完，眼睛就开始涩痛，二十八条规章，二千多个汉字，最后归结起来不过一句话：柴胡，你不能在我回老家陪读后，在深圳拈花惹草负了我！

单文芳的儿子进了嘉鱼高中重点班，我们俩的联系，从此改成了电话或者微信。

单文芳在儿子学校旁边租了间价格六百元每月的陪读屋，照顾儿女的生活。两个孩子上学后，空荡荡的小屋就只剩下她一个人。在每个静寂无人的深夜里，她伏在那台十一寸的笔记本电脑前，用指尖驱赶那些似有似无的孤单，然后换些小稿费。

单文芳走后半年，我的顶梁柱立新提出返回咸宁老家创业。

他说：“顾丽，咱们儿子也快上中学了，儿子的成绩并不拔尖，上公立高中很难，我们外省户籍在深圳参加高考也不占优势，既然咱们的房产在老家，我还是先返回吧。为你们母子先打出一片天地，等儿子上了高中，我们一家人衣锦还乡。”

这点我同意，房子买在老家，大户型，豪华精装修，却一直空在那儿。一家人在深圳，至今还租住在廉价出租屋里。

立新按计划返回咸宁了，他和朋友一起承包了高速的一小段护坡工程。我的立新是勤劳的，他每天顶着烈日带队劳作，扎钢筋架，挖坡沟，砌护墙……为了保证质和量，每一个环节他都参与其中。

立新是在七月出事的。

那一天的太阳格外灼，用立新后来的话说，他感觉喉咙一整天都是稠的，涩痒得难受，大脑里仿佛塞着无数的火蛇子，在不停地上蹿下跳。当他帮工人吊一副三角钢筋架上坡沟填混凝土时，眼前一黑，拖着钢筋架直往坡下滑。当工人七手八脚把压在他身上的架子抬走时，立新的下半身全是血。

我把店铺托给了婆婆，匆匆返回咸宁。

单文芳在我返回的第二天，抱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风尘仆仆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才一年多不见，单文芳明显瘦了。

在重症监护室门前的走廊上，单文芳拥着我的肩：“立新好人有好福，他会没事的，会没事的！”

在单文芳怀里，我紧崩的心才慢慢松下来，也开始询问她的近况。

单文芳说：“我很好呢。”

我说：“真的很好吗？我怎么感觉你有些憔悴？”

单文芳没有说话。

好一会，她说：“最近半年，柴胡的电话越来越少了，寄来的生活费断断续续。有两次打电话，是女人接的。”

“或者是店里的员工帮他接吧。”

“他也说是员工，可是请了女员工为什么不能提前告诉我呢？”单文芳有些激动，“顾丽，柴胡会不会变坏了？”

我揽过她的肩问：“你和柴胡结婚都快二十年，他对你到底好不好你没事？就不能对他有点信任，对自己有些自信？”

单文芳终于笑了。

五

立新住院三个月后回深圳养伤。

狗年的春季过后，深圳似被太阳公公遗落下的娃娃，三头两天落雨，下起来没完没了，水漫街面成了常事。当单文芳拎着行李湿漉漉地站在我

面前时，我惊了——这是单文芳第一次半夜来找我。而最为要紧的是，这个时间点的单文芳，应该在嘉鱼高中附近的某处陪读屋。

她湿漉漉的头发贴在额上，眼神空洞，眼眶下凹，走路轻飘飘的，一副随时要倒下来的样子。见到我，她松开手里的行李箱，整个人伏在我的肩上，我的肩膀很快湿成了一团，我听到单文芳如裂帛般碎裂的哭音从胸腔一阵阵传至我的后颈。

单文芳是“五一”小假后悄悄来深圳的。

她想给近一年没见的柴胡来个惊喜，没作任何通知悄悄订了一张咸宁北到深圳北的高铁，黄昏时到达深圳北站，原打算让柴胡骑电瓶车来接她，后来一想，夜班的柴胡这会可能在睡觉，而拦了辆出租车到利金城也就十多元，于是就放弃了打电话让柴胡接来她的念头，直接叫了滴滴车奔向新家。

两房一厅的房子，她让柴胡把儿子的那间房挂在网上发出合租信息，租给了一位江西来的男孩。另一间柴胡自己住。单文芳拿钥匙打开门的时候，柴胡光着身子伏在床上睡得正香，连单文芳进来都没有发觉。

单文芳放下行李，看着在熟睡的柴胡，小心翼翼地着手收拾凌乱的客厅，收拾完客厅，又开始打扫厨房，最后冲洗厕所。

“晓意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？难得打扫卫生了。”柴胡的声音还带着睡意从客厅向洗手间传来。

单文芳探出头问：“哪个晓意？”

“怎么是你？”看到单文芳，柴胡吓了一跳。

“怎么就不能是我？”单文芳摘下手里的手套，走出来问：“晓意是谁？”

“她是……哦，她是伟生的女朋友，就是那个租我们房子的江西男孩。”

单文芳有些不高兴了，老家的禁忌，新房子是不可以给外人男女同居的，那样会冲走屋运，对主家不利。她责怪柴胡，“不是跟你再三交代，让租户不要带女朋友回来过夜的吗？怎么还在这儿住上了！”

柴胡说：“不是的，晓意只是偶尔过来玩玩的。”

“晓意、晓意，一口一句，叫得蛮亲切，你们很熟吗？”单文芳酸溜溜地扔下手套走向卧室。柴胡一把拦着她：“你等等，屋里乱，我收拾收拾，你在客厅休息下。”

单文芳说：“少来了，外面的客厅和洗手间更乱，怎么不见你给收拾

收拾？”一把甩开柴胡的手，提着行李箱进了卧室。

打开衣柜，正准备挂自己衣服的单文芳心一热，她提出一件玫红色的连身裙问柴胡：“柴胡，这就是你买给我的裙子吧？”柴胡知道她一向喜欢玫红色的裙子，在电话里也说了很多次，有空了，一定要给她买件玫红色裙子。

“啊，不……哦，是的……是给你买的。”柴胡说话有些慌乱。

“小样，还不好意思。”单文芳笑笑放回裙子，继续放自己的衣服，放完，转身准备收拾柴胡乱糟糟的被子。

“我来，我来。”柴胡几乎是抢着扑上来的。当一件黑色的乳罩从被子里揪出来时，单文芳如雷击般怔在原地。

柴胡解释，乳罩是晓意的。柴胡又解释，店里的生意很旺，他实在忙不过来，晓意是他请来看白班的。柴胡又说：“附近的房子不大好租，这个你是知道的。我想晓意上白班，我上晚班，刚好可以在这间屋错开……”

单文芳吼：“我只想知道，她的内衣，怎么在你睡觉时的被窝里？”

柴胡低下了头。

单文芳掀起连衣裙问柴胡：“这也是晓意的吧？”

柴胡说：“不，这个当真买给你的。”

单文芳指指领背：“吊牌呢？”

“晓意……晓意说试试……所以……”

单文芳提起裙子一把扔出了窗外。

六

单文芳离婚了。

柴胡说：“晓意又怀孕了，医生说，她的子宫薄得不能再承受打胎，我已经对不起你，不能再让她失去做母亲的权利。”

“十六年啊，喂只狗，都会说几句暖心话了。”单文芳在电话里跟我说这话的时候，虽然隔着话筒，但我能明显感觉到她的愤怒。可我却不知如何安慰。

立新的腿慢慢在康复，能勉强撑着货柜，摇摇晃晃走几步。单文芳打电话过来的时候，他站在超市角落里试走，每挪一下，步履蹒跚。他常常

一脸忧伤地望着我：“顾丽，对不起！原以为能在老家找条生存之路，没想到，钱没赚到，这条腿搭上不算，还丢了我们所有的积蓄！”

我安慰他说：“立新，只要小超市能在深圳继续开，我们就有盼头。当初咱们来深圳，不过两只装衣服的行李箱，你看现在，我们有房子，还有这家店铺，深圳向来不饿勤快人，不是吗？”

立新笑了，孩子一样在笑。

我背转身，想哭。

好在儿子很懂事，他会在放学或者放假的日子，帮我录条码、加货、摆货架，偶尔也会主动帮我送货。他跟单文芳的儿子一样，喜欢读书，成绩在渐趋上升，在学校里也能不时被老师表扬，与别人谈起儿子时，我也眉飞色舞的。只是他转眼将至的高中择校，成了我最难解决的大题。

宝安大道上，经常能见到一个剪着短发，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的女人，骑着一辆半旧的男式电瓶车在飞驰。那个人就是我。我小心翼翼地穿行在来来往往的车流中，除了避开车辆，我还会小心翼翼地避开路警——深圳禁摩后，我的前一辆电单车被收了。幸运的是，或者因为我是女人，只是被收缴了车子，这点，我非常感激。

单文芳最后在电话里说：“顾丽，我最好的记忆还是在福永，我喜欢和你一起骑着电瓶车在国道边飞翔的感觉。”

我泛起阵阵苦涩，“嗯，我在福永等你！”

发表于《嘉应文学》2020年第9期